

天使不怕墜落

拥有灵翼的天使，无比美丽，无比动人。

看似幸福，却又蕴涵着哀伤，看似哀伤，却又蕴涵着幸福。

[韩]全宥美 /著 徐丽红 薛舟 /译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天使不怕墜落



中 信 出 版 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不怕坠落/(韩)全宥美 著;薛 舟,徐丽红译.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5086-0649-3

I. 天… II. ①全… ②薛… ③徐…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I312. 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6063 号

날개를 가진 자는 추락이 두렵지 않다(1,2,3) by 전유미

Copyright © 2004 by YOLMAE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

The Simpl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LMAE PUBLISHING CO.
through Eric Yang Agency, Korea

天使不怕坠落

TIANSHI BUPA ZHUILUO

著 者: (韩)全宥美

译 者: 薛 舟 徐丽红

特约策划: 蔚 瑶

出版者: 中信出版社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×965 1/16 **印 张:** 33.25 **字 数:** 739 千字 **插 页:** 4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06-2898

书 号: ISBN: 7-5086-0649-3/G. 173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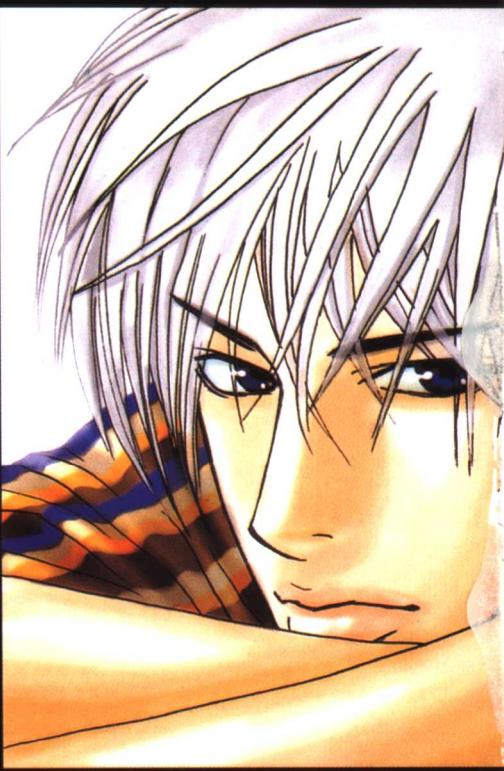
author@citicpub.com

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■ 作家的话

灵翼天使们的故事

他们无比美丽，他们无比动人，他们幸福而又悲伤。我把他们的故事变换成长短长短的句子，盛进这部名为《天使不怕坠落》的小说，奉献在你们面前。

我不想把自己在茫茫城市中遇见的人们塑造成小说里的主人公。这是故事。我只是用文字记录了他们时而愉快、时而悲伤的故事。

在我写作《天使》的时候，我曾经无数次感受到情感的剧烈变化。他们快乐的时候我也快乐，他们悲伤的时候我也悲伤。而且，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地记录、转移他们的故事，我也越来越羡慕他们了。我羡慕他们能够做我不能做的事情，我在心里憧憬他们。

我希望所有阅读《天使》的人们都能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共鸣。

他们的故事看似幸福却又蕴涵着悲伤，看似悲伤却又蕴涵着幸福，我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沉入其中，用心感受。另外，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故事。

他们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

也许有一天，这个故事没有了续集，那也只是我没有继续记录，并不代表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。

即使我不再书写他们的故事，他们也仍然过着我憧憬的生活，有时幸福，有时悲伤，却永远向前。

所以，《天使不怕坠落》没有 end，只有 and。

这是我所记录的第二个故事。

在此，首先向果实出版社致以最热忱的谢意。为了写作《天使不怕坠落》，我长期浸淫在他们中间，是你们将我记录的故事盛进了这部既小又大的书里，赋予了他们以别样的回忆。

借此机会，我还要感谢永远支持我、关注我创作这个故事的爸爸和妈妈；感谢一年多来始终照顾、激励《天使》的半★愉快回忆的成员们；感谢默默地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。

关于他们的故事，我将在《天使不怕坠落 2》中继续书写。

再次感谢你们阅读我的尚显稚拙的文字。

言语不多，幸好后面就是长长的文章。

希望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。

2004 年 春天将至的二月 情人节

全宥美(半★)

实习生姜采恩



“姐姐！！你不是让我七点钟叫醒你吗……！！”

巨大的噪音在耳边嗡嗡直响，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我已经教训过周围那些兔崽子，叫他们不要乱吵吵了，这又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大清早就在这里瞎叫唤呢？

“姐姐啊～！！等会儿起来你又要说我没叫你了！！赶快起来！！”

啊……讨厌……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伸出手来，把耳朵堵上。要不要顶着聒噪钻出被窝，去把那个放肆兔崽子的嘴给堵上，还是稍微等会儿，先沉醉在甜蜜的梦乡里……犹豫半天的结果，我这规规矩矩的身体还是选择了甜蜜的梦乡，管他什么聒噪不聒噪。于是，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。只要闭上眼睛，周围所有的噪音全都听不见了。何况那狗崽子的一点点吠叫……

“天啊！！姐姐！已经八点了！！快起来！！赶快起来！！！”

谁家的兔崽子……等到了伏天①，我非把你宰了不可。声音响亮，好像就在身边，于是我更用力地捂住耳朵。忍耐。忍耐，再忍耐。不能因为一个小兔崽子，就妨碍了我的酣睡。等睡醒了再找你算账，臭小子。

“啊啊啊啊啊～！！求求你快起来吧！！”

看来那个家伙根本没把我的意志力放在眼里，所以等到伏天的时候你非得进我肚子里不可，你死定了。我要把心放宽，眼光看得远一点儿。现在先让你尽情叫个够儿，难道你就不怕报复随后就到？如果你不想在伏天里变成几块肉被我盛在盘子里端上饭桌，那你就马上给我把嘴闭上。就凭我的精神力量，怎么可能在这些蹩脚噪音面前垮掉呢？

“姐——姐姐姐姐姐姐啊！！今天可是你第一天上班啊！！我真的要被你逼

① 韩国在初伏、中伏和末伏这三天里有喝狗肉汤的习惯。

疯了！”

声音越来越大，看来这个兔崽子正准备使出它最后的疯狂。那就放马过来吧。看看是你的嗓子疼，还是我的嗓子疼？

“你这魔女！！还不起床？！快起来！！你这披头散发的白发魔女！！”

这句白发魔女真让人莫名其妙，不过还是刷地钻进了我的耳朵眼，于是我眨了眨沉重的眼皮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绰号你竟然也敢乱叫，那就不用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，也不用等到伏天再宰你了，我马上就把你做成生肉片！

“哪个混蛋大清早就敢大呼小叫到处撒野啊！！你找死吗？！”

我随手摸过一个以自己沉重的身躯为骄傲的东西，呼地扔了出去。啪！耳边传来什么东西粉碎了的声音。喔，好像是把放在床头的闹钟扔了。哎，真混账。那可是一个价值两万元^①的闹钟啊……

破碎的声音过去之后，房间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寂静。我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豪，正准备重返梦乡，旁边突然传来了细若蚊蝇的声音。

“姐……姐姐……”

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我把本来已经耷拉下去的眼皮重新抬上来，映入眼帘的是弟弟，他用手抚摸着红红的额头，充满怨恨地看着我。

“采河……”

这小子压根就不理会我的召唤，眼睛里盛满了更深的怨恨，正使劲盯着我。

“你……疯了吗？”

他用手揉着发红的额头，充满血丝的眼睛紧紧盯着我看，我也盯着这个小子，伸出食指在他脑袋边上晃了晃，他那红红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看来他真的疯了。

“大清早的干嘛跑到我的房间里虎视眈眈地瞪我啊？”

我在臭小子的眼前摇了摇手，他从地板上拣起了什么东西，推到我面前。我还没有完全清醒，连忙把半睁半闭的眼睛使劲睁开，定睛看去，仿佛为了证明我刚才扔过东西似的，臭小子手里拿的是前面玻璃已经被摔坏的小闹钟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我看了看画着维尼熊图案的蓝色闹钟，臭小子伸手指了指闹钟的某个部分。他指的是时针。让我看看……八点……八点？！



我不相信这个数字，连忙欠了欠上身，一把夺过采河小子手里的闹钟，凑到眼前仔细观察，仿佛要把它看穿似的，然而时针还是稳稳地占据着数字八的位置。

“呀……呀……臭小子！我不是让你七点钟叫我吗，你干嘛八点钟才叫醒我？！”

我对着还在摸索额头的臭小子大声疾呼，臭小子毫不留情地皱起脸来，神经质地喊道。

“我是从七点钟开始叫的，但是姐姐八点钟才起床！”

臭小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怨恨和牢骚，我都舍不得时间训他，急匆匆地掀开被子下了床。就算平时再没有时间感，可真没想到这么历史性的日子也能睡懒觉，哎，姜采恩呀姜采恩，渐渐踏上通往废人的不归路了，混账。

胡乱抿了抿遮住眼前的头发，往穿衣镜里一看，哇，镜子里站着一个根本不能称做是人的什么东西。稍微镇定一下受惊的心，我急忙冲进浴室。马马虎虎地洗漱完毕，梳了梳头，似乎有点儿恢复人样了。

我使劲揉了揉脸，用了很大力气，真担心会不会把皮肤剥掉一层皮。然后，我把很久以前妈妈送给我做生日礼物的昂贵的乳液均匀地抹在脸上。自从收到这份礼物，我还一次都没用过呢，说不定都已经变质了。

我的确费了不少心思，还先把乳液擦在手上一点儿，闻了闻气味。然后，翻开衣柜，从里面掏出专门为今天准备的衣服。我脱掉宽大的绿色格子睡衣，穿上符合盛夏时节的黑色无袖衫和薄上衣，以及可以勾勒出长长的腿部曲线的黑裤子，裤子紧得有点儿恐怖。再把亚光材料制成的链子丁零当啷地挂在脖子和腰上。大概套完了衣服，最后的问题就是眼前这碍事的头发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把梳子插进这头让人联想到美杜莎的头发中间，用力往下一梳，感到头皮撕裂般的疼痛。可能在洗头时手上的动作太过火了，如果我只是轻轻地揉一揉就好了，混账。

等到好不容易梳完一直垂到腰部以下的乌黑的头发时，我的手上已经掉了一把头发，把这些头发扔进垃圾筒，我赶忙来到客厅。

“姐姐……你不会就这么去吧……？”

采河穿着校服坐在饭桌旁，小心翼翼的问我，我冲着他点了点头。采河沮丧地叹了口气，终于大声喊道。

“姐姐你是黑社会吗？！快把链子摘下来！你还想带着工具跑到现场吗？！”

臭小子竟然指着我脖子和腰上的链子大呼小叫，我皱紧眉头盯着他看了半

天,开口说道。

“我从三年前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……”

我迟迟疑疑,满心遗憾地摘下链子。采河露出无比失望的表情,他接着说道。

“学生和老师一样吗?不信你就这样去试试,不等进校长室就被赶出来了。”

不知为什么,这小兔崽子似乎对我有些不满,他的语气中还带着那么点儿嘲讽,我呆呆地盯着他看了半天,最后粗鲁地说道。

“你想造反吗?”

臭小子轮番打量着我僵硬的表情和我握得紧紧的拳头,使劲摇晃着脑袋,好像在说绝对没有这回事。我瞪了他一会儿,这时候煤气灶上的泡菜汤也咕咕嘟嘟沸腾了,我连忙端下来放到桌子上。

“这么晚了,你竟然还吃得下饭!”

“哪个家伙把它放到煤气灶上的?”

听了我的话,这小子无言以对,只是撅着嘴接过我扔过来的饭碗、筷子和勺子,一声不吭地狼吞虎咽起来。我看了他一眼,从通红通红的辣白菜汤里挑了一块泡菜吃了下去。

此味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尝。对于这幻想中的美味,我满怀骄傲。呼——我风卷残云般吞完了泡菜汤,刚刚放下勺子,采河这小子也把手中几乎见底的饭碗放到了桌子上。见过我们两人吃相的人们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,采河这小子和我在两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招惹,那就是吃饭和睡觉的时候。

饭碗和匙筷都已经舔得干干净净,先放在洗碗池里就可以了,再简单收拾收拾饭桌。刷锅洗碗只能等到放学回来以后……我心里是这样琢磨的,实际上锅碗匙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洗干净的,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
“姐姐,八点十分了!”

从这里到韩信商业高中,骑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猛冲,只要十分钟就能赶到。当然啦,前提条件是没有警车跟在屁股后面追趕。如果能赶在八点三十分以前到达,那就可以免去迟到之罪。我可不想作为实习生的时候仍然因为迟到而接受训导员的说教,真的不想。

我把放在洗碗池抽屉里的银色小钥匙掏出来,攥在手里,走出厨房,我看见采河那小子正站在玄关门前,一边穿鞋,一边在等我。动作这么快,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的弟弟!

胡乱掏出那双黑色休闲鞋,三下五除二穿在脚上,飞快地溜出了玄关。虽说

是盛夏，但晨风中还有点儿凉凉的水汽，几乎让人联想到数九严寒的冬天。

“有多久没这么早出来过了……”

我怔怔地看着挂在正中天的太阳，喃喃自语，采河抬头仰望天空，好像是在回答我。

“是啊……确实好久好久了。”

臭小子，你一个十八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，早晨八点十分出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没管你的这段日子你过着多么放荡的生活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啧啧，这个小家伙到底像谁呢，怎么跟个废人似的？

好冷啊。小兔崽子两手插在裤兜里，走到了人行横道前面。我扫了他一眼，跨上了昨天晚上就已经擦得锃亮的名为BF的摩托车。自从上大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骑过，这次重骑也就算得上是两年之后的老友重逢了。

骑上摩托车，从前的回忆扑面而来，嘴角也泛起了微笑，我冲采河招了招手。刚一出发，摩托车就发出巨大的怪声，采河看了看，诡笑不已，跳上了后座。我瞄了一眼他放在我腰上的手，蹬起摩托车飞快向前驶去。

穿过充满湿气的风，刚刚骑上沥青路，刀刃般的寒风立刻席卷了我的全身。我因为很长时间没骑摩托了，所以没怎么感觉到冷，反而觉得很爽，然而坐在后面抱住我腰的采河小子却忍受不住这种寒冷了。

“姐姐啊！冻死我了！！”

对于在后面发疯乱叫的采河，我是左耳听了右耳出，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猛冲。他把头使劲地埋在我的肩膀上，怎么还大呼小叫地嚷嚷着冷呢？对了，我的上衣是长袖，采河小子的夏装校服是短袖，所以他稍微感觉有些冷也是正常的。

高速猛跑了一会儿，突然感觉十字路口的那个警察好像在盯着我看，于是我连忙降低了速度。如果是在以前，这种速度根本算不上什么，然而自从毕业踏入社会以后，我才发现警察其实真的很可怕，混账。我猛地把速度降下来，和刚才的速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随着速度的减慢，刚才还飕飕拂过皮肤的小凉风也在某种程度上收敛了。直到这时，坐在后面鬼哭狼嚎呼天抢地的小崽子采河终于闭上了嘴巴，好像又活了过来似的。

对于初次坐在我后面的采河来说，也许这就是风驰电掣的速度了，然而我却觉得这简直就是老牛拉破车，也不知道究竟走了多久，韩信商高那熟悉的校门终于出现在视野里。阔别三年的韩信商高跟我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。也许是私立的缘故吧，韩信商高的运动场据说比附近的人文高中和工业高

中大得多，现在仍然还和从前一样，上面铺着整洁的泥土。

不知道能不能免遭迟到的厄运。校门口站着几个训导员，另外还有身穿校服走进大门的学生。那几个兔崽子正准备往里走，却又停住了，犹犹豫豫地朝我们这边张望。

兔崽子们紧盯着我和扶住我腰部的采河，正当他们唧唧喳喳的空儿，我使劲蹬车越过他们溜进了大门口。坐在后座的采河探出脑袋窥视，好像发现了熟人，于是松开了放在我腰上的手，一边挥手一边吆喝。

“喂！！润书！河润书！！”

我顺着采河挥手的方向望去，看见一个细高个儿的家伙正满脸狐疑地轮番打量着我和采河。我把摩托车停放妥当，走出停车棚，那个被称作润书的家伙正在不紧不慢地朝我们这边走来。

采河的头发略微有点儿长，但是这小子跟采河不同，头发剪得精短干练，而且稍微带点儿棕色，短短的刘海儿自然而然地垂落下来，与鼻梁上的银边眼镜一起，将他的冷漠和尖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小子穿着紧身的夏季校服，高大而苗条的体形看起来相当匀称，和透过那身经过裁剪的校服看到的修长腿部曲线相得益彰，更加衬托出他细长的身材。平时我经常看着采河这小家伙的面孔，心里总觉得这张脸走到哪里都不比别人差，没想到这个名叫润书的小子那张脸也绝不逊色于采河。

“喂……你还活着呢？”

也许在普通人眼中，采河的这句问候语未免有些过分，可是润书却嘻嘻笑着往我这边看。直到这时，采河这个臭小子似乎才意识到我正抄着手站在他身后，于是尴尬地笑了笑，指着我说。

“我姐姐……也是英语实习老师。”

采河话音未落，润书不由得瞪大了敏锐的眼睛，连忙弯腰向我敬礼。

“啊……我叫河润书。”

鞠完了躬，河润书抬起头来，我仔细端详着他的脸，这时候采河从摩托车上拔出钥匙，塞进我的手里。

“姐姐，我想你还是先看看这个，然后再想想你有没有资格这么从容吧……”

我接过钥匙，发现了采河那又细又白的手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，手腕上戴着一块褐色的高级手表，手表上面的分针已经超过了三十分。

“啊，天哪！混账，我进去了！”

臭小子竟然轻轻摇着头，咂了咂舌头，我用手掌在他的脑袋上拍了一下，急匆匆地进了中央的玄关门。也许是我下手稍微重了些，背后传来那个臭小子嘟嘟哝哝的抱怨声，我依旧是左耳听右耳出，径直走向三年前曾经壮怀激烈地进出过的校长室。

把鞋放进鞋柜，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稍微有些高跟的拖鞋，连跑带颠地往前走，突然眼前出现了曾经那么熟悉的教务室的门牌。我抓住油漆斑驳脱落的铁把手，轻轻往旁边推开，伴随着吱嘎吱嘎的声音，教务室里面混乱不堪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。

还好，校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呢，我往那边看了一眼，放心地吐了口长气。凭我三年前的记忆来看，校长绝对不是上班迟到的那种人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真是天助我也。稍有闲暇，我就一一打量着刹那间向我飞射过来的数十双眼睛，其中有几张面孔现在仍然没有忘记，还留在记忆深处。

一年级家庭教师因为头发像炮弹一样向周围扩张，所以得上了美杜莎的绰号；三年级社会老师身材颀长，个子高达一米八六，然而体重却只有五十九公斤，所以很多女孩子羡慕不已，纷纷称之为马骨头。他们曾经因为性格有些糊涂，所以经常让学生们折磨得痛苦万分，想不到三年过去了，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位置，这些老家伙真够令人震惊！

还有，让我再看看吧……啊！长生不老先生！这个雅号的来历据说是因该老师红光满面，脸上洋溢着仙桃的颜色，还有他那豁然突出的大肚子，所有这些都一如既往，没有改变。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底霜的二年级家政老师，同学们把粉底霜简称为粉霜，送给老师做了雅号。根据目击者的陈述，粉霜老师的化妆技术已经超出了变妆和打扮的层次，达到了变身的效果。我一定要把三年前没能亲眼目睹的化妆真相搞清楚。

另外，一、三学年家政老师，凭借可爱的外貌和漂亮的衣服，娇媚的行动和语气，她曾经在全校男生中间独占着超高的人气，她就是我们的玛妮老师！法国王妃玛丽·安东妮德的缩略语玛妮就是她的外号，其漂亮程度由此可见一斑，三年过去了，现在的她分毫不变。听说当时曾有许多男生组成秘密的粉丝俱乐部，不知道现在是否依然存在？

我正在端详这些阔别已久的老师们的脸，突然发现三个男男女女正整齐地站在校长办公桌前，并且正在盯着我看。这些脸孔我从来没见过，看上去都非常年轻，大概是为和我相同的理由来学校的吧。

三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一个身穿正装的高挑男子，他有着帅气而干练的外表。个子最小的女孩看起来就像个学生，她穿着无袖T恤，上面画着向日葵，下身穿一条超短牛仔裙，纤细而柔弱的面部曲线更衬托出她的可爱形象。另外一个女孩身穿褐色套裙，论外貌说不上有多漂亮，胖乎乎的，不过给人的印象很柔和，性格应该很不错。

“那个……看来您就是英语实习老师吧？”

看起来性格不错的胖女孩跟我打了一声招呼，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走到他们跟前。等到近前来看的时候，那个我认为长得挺可爱的女孩原来搽了厚厚的粉底，眼影也很浓，看来她铆足了劲是准备接粉霜老师的班了。另外她的眼角略微往上挑起，看外貌很不容易给人留下好感。

“我是国语老师，我叫李允珠，今年二十三岁，往后请多多关照。”

胖女孩满脸绽放着招人喜欢的微笑，做完了自我介绍，那个满脸好奇地盯住我的男生仿佛期待已久似的接过了话头。

“我是社会实习教师。我叫崔贤俊，今年 24 岁。”

同样是讨人喜欢的自我介绍，我刚点了点头，接着响起了一个尖利的噪音。

“我是家政实习教师。姓名尹素贤，年龄 22 岁。”

看来我的感觉没有错，她的声音中带着鄙视的意味。我皱了皱眉，开口说道。

“我叫姜采恩，是英语老师，高中的时候跳了两年级，年龄 20 岁。”

家政老师继续注视着我，看她的眼神好像不怎么满意，我转过头来，看着脸上笑意盎然的社会老师和国语老师，礼貌地冲他们笑了笑。这时候，三年过后仍然难以忘记的恐怖噪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“今年的实习教师看起来挺和睦啊。”

校长皮笑肉不笑地坐在椅子上。他的名字叫闪光的章鱼头。碰上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他的脑袋也是毫不留情地闪闪发光，每次集会的时候，那些往主席台上张望的孩子们至少有一半要闭上眼睛。哎，难忘的回忆啊。

我出神地注视着那颗至今仍然光滑锃亮的脑袋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章鱼头看着我的脸，突然打住笑容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像谁呢……太……像了……？”

“校长，我叫姜采恩，好久不见了！”

我刚说完，章鱼头那含糊不清的表情立刻就变得皱巴巴的了。勉强支撑到现在虚伪笑容也破灭了。嘿嘿。看样子一时半会他还接受不了。他使劲抓住脑袋，连